



任凭华:活跃在世界舞台的巴松演奏家

2020年3月9日是任凭华参加美国哈特福德交响乐团排练的第一天。作为乐团新任的巴松副首席,他提早来到排练厅进行热身。随着乐团其他成员陆续的到来,他们热情地向这位新来的同事表示欢迎。

就在上个月,经过数轮激烈地竞争,任凭华在数十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功得到这份工作。“常人可能无法想象我们这一行所要面对的激烈竞争,”他说道,“我们平均一年可以应聘的工作机会寥寥无几。要在这有限的机会里成为最后的赢家更是难上加难。”在乐团奏响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优美旋律的那一刻,他的思绪随着音乐回到了十多年前,仿佛看到了他追逐音乐梦想的起点。

任凭华出生在青岛一个热爱音乐的家庭,三岁就开始跟父亲学习音乐基础知识,五岁正式开始学习钢琴。随父母定居上海后,在父亲的影响下,任凭华与巴松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师从赵准,宋志宏与刘照陆教授。扎实的钢琴基础让他如虎添翼,任凭华的巴松演奏水平突飞猛进,学习了一年

疑是梦想成真地踏上了音乐最高殿堂的舞台。

从在世界最顶尖交响乐团演奏的经历中,任凭华不仅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也遇到很多挑战。在这种级别的乐团中工作,不仅要具备超高的演奏水平,还要拥有快速识谱与临场发挥的能力。让任凭华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他在演出前一天临危受命,在只有一次排练的情况下与乐团演出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雅那切克的《狡猾的小狐狸组曲》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这些高难度交响乐作品。“我是那天早上接到的纽约爱乐乐团经理的电话,说有一位巴松演奏家突然生病了,问我能不能下午就去排练,并参加他们未来连续三天的演出。”他回忆道,“当时距离演出只有一次排练了,那些乐曲我从来都没有演出或者练习过。可是这些都不是借口,只要踏上那个舞台,就必须达到纽约爱乐的最高标准。”任凭华迎难而上,在之后的几天里,不仅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演出,也得到纽约爱乐其他演奏家的高度赞扬。

为了在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奏中保持高质量的音色与音准,任凭华潜心钻研于巴松哨片的制作。对于任何一位巴松演奏者来说,如何一直保持拥有合适的哨片永远是一个挑战。“巴松的哨片和喇叭比较相似,是由两片苇片组成的。合适的哨片是出色演奏巴松的基本前提,会让演奏者如虎添翼。”任凭华说,“反之,一个不合适的哨片会让演奏者非常吃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他对制作哨片有着极高的要求,所有的哨片都是从基础的原料一步一步手工制作而成,可以最大限度地配合他个人的演奏风格。任凭华在每一个细节上反复研究,慢慢地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技巧。这些刻苦钻研出来的经验,让他的哨片不仅在独奏时拥有极具穿透力的音色与技术上无限的可能性,也让他也在乐团演奏时有着卓越的强弱把控能力与音准。在纽约爱乐乐团中演奏时,确保音准与音色上与其他演奏家保持和谐一致,对于任凭华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坐在我前后左右的都是各自领域的泰斗级人物,我必须竭尽全力保证自己不会出任何问题。”他说道。去年三月,任凭华在余隆指挥纽约爱乐演出的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中担任第二巴松。在第四章开头,有一段两支巴松与长笛的齐奏片段,这段齐奏音域跨度大、速度慢、强弱分明并且对音准的要求极高,非常考验演奏家之间互相协调以及对音准、强弱的控制能力。任凭华提前几个星期就开始为这不到三分种的片段精心挑选合适的哨片,以确保能在演出中达到理想的演奏效果。经过反复的调试,他制作的哨片经住了考验,在一星期内连续成功奉献了四场精彩的演出。

作为中国新一代音乐家,任凭华对自己的经历感慨万分:“如果要总结我这十年来独自在异国他乡的成长之路,我能想到的唯一字眼就是感恩。有太多的人给予了我帮助与关心,我想,我报答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勇往直前。现在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中国管乐演奏家仍然属于少数,我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巴松以及古典音乐的发展做贡献。”

巴松(英文:bassoon):又称大管或低音管,属于木管乐器中的双簧乐器家族。巴松在不同音域有着区别分明的感情色彩:低音区低沉浑厚,也可谈谐幽默;中音与高音如人声般优美,有着男中音歌声般的音色。巴松管从巴洛克时期就被广泛运用在西方古典音乐作品中。在管弦乐团与室内乐的演奏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吉华鹏